

程

水

卷五十四至五十八墓誌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五

李長蘅墓誌銘

長蘅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
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徙嘉定文邦之子諱汝
筠繼室以陳氏生長蘅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
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
然長蘅之生平孝於親友於兄弟澹蕩於榮利
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蘅
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繼羈自其兄翰

林君蚤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
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蘅之
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褐趨時其中
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
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
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翫將剗心
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
久而病作猶焚香洮頰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
閒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
其可悲也長蘅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

弟妹若姪絕其分少皆人所難能者顧不修事
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
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
一無所鯁避平居不入公府譚居閒竿牘之事
輒頭面發赤家貧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
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裸
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填
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
相與款曲軟語閒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
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

臣朋友之聞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束裝南歸其意以爲毋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於泣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

鄭胤驥閑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閑孟之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撫東坡畫出入元人尤似吳仲圭詩彷彿斜川香山晚於格律更細尤歎賞臯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蘅既亡三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之祖塋其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乎有先人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能文也銘莫如錢氏宜於是杭之纍然喪服來徵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蘅精勤學佛既了

然於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其以余爲
怛化已夫銘曰

雲棲之教落日懸鼓西方爲家華嚴樓閣涌現
筆端重重開遮人世瓌碎譬大海水跳擲魚鰕
媠修介節紛然建豎猶算河沙命耶才耶簸頓
屈信其又奚嗟文章紛繪留世閒者燦爛春花
後千斯年與此銘章倬爲雲霞

王淑士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嘉定李流芳長蘅崑山王志堅
淑士交已而與長蘅同舉於鄉萬曆庚戌與淑

士同舉進士三人者器資不同其嗜讀書好禪
說標置於流俗勢利之外則一也長蘅沒余哭
而銘之今又哭吾淑士而其子又以銘爲屬嗟
乎余衰遲無用久居此世天其憇遺之以銘吾
友乎其可哀也已淑士初任戴冠其字曰弱生
與長蘅同研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
鄙嘉隆之剽賊塗墍者以爲俗學窮經辨志有
古先儒者之風及官南駕部雅不欲以游閒談
讌把翫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
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九日

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
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爲詩
懷長蘅曰一編餘故篋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
鉛深夜重門閉亦自狀其居官况味如此也通
籍二十餘年服官僅七載後先家居薄榮進寡
交游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
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
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
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
刪定秦漢以後古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

家碑誌援据史傳摭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
異文之純駁蓋淑士深痛嘉隆來俗學之敝與
近代士子苟簡迷謬之習而又恥於挿齒牙樹
壇墀以明與之爭務以編摩繩削爲易世之質
的其自任最重讀佛書研相而窮性闡教而闕
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
因果之書闇以楮柱世之盲禪而不輕與之辨
駁亦此志也南駕部秩滿陞僉事提學貴州辭
疾不赴用言者薦起浙江以母憂歸再起提學
湖廣卒於官淑士恂恂體若不勝衣居官執法

屹然如山南駕部典司勘合不以片紙假人所
至守律令謝請託理冤抑問疾苦手削爰書雖
老於文法者無以過其在浙也議鹽法者欲行
溫州票鹽以佐餉議水利者欲盡墮諸壩客艘
直達會城皆名美而實不便力陳其不可而止
其奉職循理不欲爲好名生事皆此類也督楚
學惇行崇禮好古教化楚士聞其公而喜覩其
明而服習其反覆教誨出於至誠莫不洗心回
面誓不忍負方奉 旨紀錄爲海內學政第一
而竟以勤其官死嗚呼其斯以爲文學政事彬

彬文質之君子歟往長蘅語余子才高意廣近
於通淑士小心精潔近於固我通不及子固不
及淑士然居二子之間者必我也今長蘅之風
流儒雅與淑士之束修好古皆足以傳於後世
而余獨棲遲連蹇老而無成執筆而志其葬其
能無愧色已乎王氏出琅琊十六世祖某爲崑
山州學正始家於崑曾祖諱三錫知河南光州
祖重鼎贈奉直大夫父諱臨亨知杭州府母張
氏生三子淑士其長也仲志長季志慶皆舉於
鄉以文行有聞妻朱氏封安人子四人偲偕倣

皆有聲膠序而衍尚幼一女嫁顧錫眉淑士卒
於崇禎六年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八次年十二
月葬吳縣西山之真珠塢銘曰
鄧尉之山有宅一區君今葬焉空山老屋梅花
千樹礪戶依然展如之人焚膏宿火落月殘編
我懷君詩南園北郭竊比前賢鈞玄提要著書
滿家朱黃駢闐以方水心次則石礪誰曰不然
過而式者徵於斯銘後千斯年

都察院司務無回沈君墓誌銘

萬曆時杭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復卓爾康去

病沈守正無回奮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
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云四變者休復舉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踰年卒去病無回皆不第無
回官都察院司務卒於官其子允含屬去病爲
行狀而謁銘於予予之諾其請者蓋十年於此
去無回之歿十九年矣嗚呼去病之稱無回備
矣稱其行誼則曰爲子而孝也初舉於鄉痛父
之未葬衰經而襄事不以公車爲解鄉之稱孝
者歸焉爲友而信也視友如其兄弟視朋友之
父母如父母視朋友之子如子鄉之論交者準焉

爲舉子而廉也公車二十年不以名刺謁監司
不以竿牘干縣令自守泊如也鄉之自好者觀
焉稱其經濟則曰爲學官於黃巖以文墨而精
吏事學田之伏匿者八百畝一昔而鉤得之台
卒之譟也設方略購死士佐兵使者定變老於
兵閒者莫及也稱其立朝則曰爲司務四十餘
日以散寮而著風節嘗朝之日司廳應奏事者
不至無回獨被糾免冠待罪口不置一喙皆得
不坐人謂古大臣風彷彿錢若水欲與知州陪
奉贖銅事也嗚呼無回之可稱者如是而已乎

余爲舉子與休復無回方舟而北休復蕭閒淡
漠如定僧靜女無回神宇高徹顧盼風生余居
其閒兩相得也已而與無回游處觀其所撰著
鈎玄提要朱黃盈帙知其人博學深思而好古
者也盱衡揚眉指畫天下事其辨博如環之無
端其斷割若觸之能解客散辨息端居燕處若
風之已過而水波湛如也車蓋成陰生徒成市
道廣智周人人以爲親已介性所至戒標榜絕
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嘗
以宋人儼之休復似孫明復去病似尹師魯無

回似蘇子美明復諸人其所遇斯已窮矣三君者之自見於後世與諸人孰多才耶命耶其可爲歎息者不獨無回而已也今年余過休復故宅其寡嫂具特羊之饗去病居士位尤舍以子婿行酒炙明燈促坐譚休復無回游跡相顧涕洟而罷去病方罷官歸門仞蕭然意殊不自得而余亦已老矣尤舍諄復以銘墓爲請去病助之尤力余之慨歎於無回以謂去病稱之未盡者余之文果足以盡之耶天之厄無回也使其可稱者如是而止余與去病又將若之何嗚呼

其可悲也已無回之先自南宋已家臨安父煙江公諱某母某氏天啓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卒娶謝氏子二人長尤舍次美舍某年某月葬於某地之阡所著雪堂集濬河防倭議行於世他著作皆燬於火銘曰

祿命之術通天咫煙江有讖詒厥子玄黻涖灘發麟趾鹿鳴之秋歲陽癸有才無命一官死五十一年昔夢耳請視巾箱尺牘紙我作銘詩歌蒿里有如不信問瞽史

大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君

墓誌銘

崇禎丁丑予有牢修朱竝之獄時相設刀俎以待道路洵駭君老且病矣輕舟走三百里追送於吳門淚淫於睫唾交於頤語喃喃不可了曰天道神明公必無恙我且死有墓中之石以累公再拜鄭重而別戊寅放歸君復造余山中謹諉如前請益力語益不可了明年己卯六月二十日君卒其子光垓孫鏡以少司寇朱公行狀來請銘余爲之泣下曰君於余瀕死時祝以不死而且以其死累余也非余其誰銘君諱衷純

字玄白其先世建炎中自江陰徙長水遂爲嘉興人祖某父敷以君贈奉政大夫前母徐母張竝贈宜人君以萬曆壬子舉於順天謁選知楊州府如臯縣行取授南京工部主事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陞福建邵武府知府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君少警悟六歲授曲臺禮日誦數千言父歿其兄游國學君以孤僮執喪舍殮盡禮哀毀骨立來觀者皆異之從父諸兄皆奮跡科第衣冠都雅君自傷幼孤蚤夜呼憤讀書倍文才名蔚起歸安茅順父太倉王元美

皆以字呼之令其子折節事焉庚子試北闈不
中館閣諸公賦詩贈行者數十人壬子放榜葉
文忠公在內閣語公卿曰李玄白得舉矣萬曆
中黨論鋒起澗人與東林相枝柱而君與長興
丁長孺游於顧端文之門澗人深嫉之曰此操
室中之戈反而內向者也如臯考最將入爲給
事御史逆奄之黨羣相譏揣曰此應山虞山之
朋徒宿爲黨魁者也應山謂故楊忠烈公虞山
則余也君聞之急自引匿得南曹郎以去迨其
後鞅掌外吏浮湛窮老而其以部黨爲人指目

則自爲舉子時已然君亦不自悔也君諳習吏
事老於文法才具通明果辨傲絕如臯濱海膏
腴千畝爲豪右占匿丈而歸之官邑多盜以沈
命法購捕禽獮無遺種堤郭外牙橋以絕盜販
飯甃土石畢具一夕而就在南曹榷蕪關理街
道管鼓鑄爬搔蠹弊咸有聲績在邵武申明條
要齊和寬猛杉關有稅歲飽冗從之橐而守因
緣爲市君請充餉以省加派不肯名一錢也兩
淮鹽政蠱壞商竈俱困君簡胥史覈商賈旬稽
俸漁清理支借三月解冬課三十餘萬半載解

遼餉六十餘萬持籌握算仰屋畫地唇舌燥蜚
心氣耗潰得風病手足奇右遂移疾以歸客有
過淮者余問君治狀客曰君晨起視事按治豪
商宿吏伍伯林立梃棒呼晷之聲殷動墻宇抵
暮入會校文書達旦不知其橐中裝云何也余
笑曰淮海鹽利以商吏爲囊橐轉運使與通酒
食握手响嘔恐失其驩今放手決罰一切以威
猛從事吾有以知李君之窮也君歸財逾年盡
典其章服幣帛以供朝夕死而家無餘貲人以
余言爲信君少喜爲歌詩多名章麗句有激楚

齋若干卷長而淹經術負經濟文人通儒也其
爲吏顧不屑爲襃衣博帶舒緩養名以廉辨幹
濟爲能事昔趙廣漢擇吏好用彊壯蠶氣見事
無所回避而張武謂梁國吏民凋敝當用柱後
惠文彈治之其兄敞以爲必辨治梁以君之材
力不得射策甲科欲以彊力自效一吐其偏塞
而年至慮耗精華銷粟矯首於功名之會而衰
落不振豈不悲哉此其所以重有屬於余而庶
幾有聞於後也與君卒之歲享年七十有六妻
呂氏贈宜人子四人長光陞先卒次光垣光垓

光基女五人孫三人鏡錡鐔光垓與鏡俱有文
能繼先志者也銘曰
過都之足係於籬樊剗犀之器鈍於草菅才耶
志耶比土一棺羸其子孫既固且安

張元長墓誌銘

君諱大復字元長世家蘇之崑山祖誥父維翰
世爲儒生君生三歲能以指畫腹作字十歲講
論語至假我數年一章告塾師曰仲尼至是韋
編三絕始知易道簡易本無太過故曰可以無
太過矣大當作太非大小之云也塾師避席曰

此非吾所及也既長治科舉文詞不務爲抄掠
應目前自漢唐以來經史詞章之學族分部居
必剖根本見始終而又能通曉大意不爲章句
舊聞所糾纏其爲文空明駘蕩汪洋曼衍極其
意之所之而卒不詭於矩度吳中才筆之士莫
敢以鴈行進者文益奇名益噪家亦益落中年
不得志於有司又以哭父喪明乃謝去諸生垂
簾瞑目溫習其已讀之書有不屬則使侍者雜
誦繼之關節開解冰釋理順繇是益肆力於文
辭若壅江河而決之沛然莫之能禦也所居梅

花草堂古樹橫斜席門蔽虧軒車至止戶屢相
錯君從容獻酬談諧閒作眸子矇矇然光芒猶
映射四座久之蔬炙雜進絲肉競奮參橫月落
笑語如沸家人問晨炊有米乎曰未也相視一
笑而已壯年再游長安登呂梁過齊魯覽宮闕
之盛觀東征獻俘思奮臂功名之會晚而病廢
自號病居士名其庵曰息詩壇酒社歌場伎館
扶杖拍肩人以爲無車公不樂酒酣曲奏劃然
長歎若有不舍然者雖篤老猶未已也嗚呼其
可哀也已君之爲古文曲折傾寫有得於蘇長

公而取法於同縣歸熙甫非如世之作者傭耳
剽目苟然而已撰崑山人物志焚香隱几如見
其人衣冠笑語期畢肖而後止記容城屠者濟
上老人及東征獻俘諸篇雜之熙甫集中不能
辨也君未歿其書已行於世人但喜其瓌語小
言爲之解頤捧腹未有能知其古文者也君嘗
語余莊生蘇長公而後書之可譚可傳者羅貫
中水滸傳湯若士牡丹亭也若士遺余書曰讀
張元長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蓋文章家
之真賞如此君卒於崇禎三年七月廿九日年

七十有七娶顧氏生三女無子以弟之子桐爲子桐有文能筆授君所著書天啓五年自爲誌文而卒桐二子安淳守淳以崇禎十四年九月葬君於祖塋持歸昌世行狀來請銘君與先君生同年友余於弱冠呼先君爲叔父其何忍不銘銘曰

秋風蕭蕭兮秋露漙漙葬此秋士兮于彼秋原我銘斯石兮千秋永安

金府君墓誌銘

嘉定唐時升叔達爲金君子魚記所居福持堂

曰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曲成之務者皆默而識之矣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焉至於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與人居未嘗以其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恥浮薄之俗其中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於鄉人蓋其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振人之急若恐聞之不求多於天不取盈於人

故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於里巷兒
童婦女之間當是時君年七十矣吳之賢士大
夫登君之堂皆以爲無愧詞君讀而喜曰他日
雖取以誌我可也又十有二年君年八十有二
以崇禎戊寅二月卒次年三月其子德開德行
葬君於界涇之祖塋屬程嘉燧孟陽爲行狀而
謁銘於余孟陽之狀君敘述其束修勵行積習
於家庭而發聞於鄉里者可謂至矣要不出於
叔達所云予又欲別爲之誌不已多乎無已則
以叔達爲徵而以孟陽之狀足之按狀君諱兆

登字子魚世居嘉定羅店鎮會志林祖諱翊
以孝弟力田起家父諱大有嘉靖戊午鄉貢母
傅氏此君之族出也少爲文章汲古振奇大變
吳中舉子熟爛之習萬曆壬午舉鄉貢十上不
第授都察院都事以老此君之履歷也罷公車
年力方富迄不復往以有母在也年七十舉觴
流涕謝絕賀客痛父之無年也偕計吏北上夜
亡其行橐有司窮治勒主家賣贏以償君憐而
舍之年幾艾生子德開人以爲冥報君之孝友
忠信仁心爲質皆此類也余於孟陽之狀取其

與叔達相證明者數端而已蓋余之所以誌君者如此君為人深中隱厚與人交不翕翕熱皆
有終始余之下吏也君既病矣每刺探獄之緩
急爲加損一飯病革猶數問余歸期何如也余
何忍不銘銘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
曰六行最君之生平醇和粹美庶幾乎三代之
遺民使其比肩七十子揖讓於聖人之門吾夫
子不以爲君子則必以爲善人 天子方行徵
召之典玄纁備禮公車交辟而君顧老死於荒

江寂寞之濱嗚呼後世尚有考於斯文

張異度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正月六日吳郡張異度卒於沁園
之書舍年七十有四友人錢謙益題其銘旌曰
鄉貢士孝節張先生之柩某年某月葬於花園
邨之新阡仲子奕冢孫邕泣而來告曰先人有
墜言曰銘必以錢氏錢知我者可無庸以狀也
余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世偉字異度南
安府太守諱銓之曾孫鄉貢士贈翰林院侍詔
諱基之孫太學生諱尚友之子也君總角明惠

善屬文太學君携之游婁江奔州太原兩王公
歎息以爲國器久之其聲籍甚江廣交粵之士
有知張異度者不以名有知異度者不以姓此
君之始年也萬曆中門戶科場之議鋒起君扼
腕拊頰多所題覈裁量壬子舉順天出新城王
季木之門黨人大譁御史遂呈身排擊卒不能
有所連染坐罰三科累試不第謝公車以老此
君之生平也世居吳江之越來溪君卜居吳門
得陳惟寅之淶水園誅茅灌畦却掃誦讀清談
竟日樵蘇不爨爲古文辭取裁韓柳每一削稿

伸紙點筆不知老之將至此君之晚節也君七
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塾中書生皆爲流涕其
祖歿六十年表襮遺行用陳公甫例得贈官立
祠事其父如其祖事其兄如其父此君之內行
也吳中以名行相鏃礪者文文起其執友也姚
孟長則其高第周忠介朱德陞其後輩也忠介
遭奄禍周旋經紀奮臂出入視緹騎惡子市駟
伍伯如也鄉邦有大利病措紳相顧囁嚅必自
君發之其歿也家無餘貲司理倪君往賻乃得
發喪此君之大節也君娶徐氏男子二人長奔

次奕奔早世邕其長子也女子二人嫁崑山顧
咸建長洲姚宗典君嘗讀范史黨錮傳至於蘊
義生風鼓動流俗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君以一
老孝廉屏跡丘園十餘年來吳之吏有所規士
有所做民有所賴相與俯躬抑氣曰彼有人焉
文姚旣歿風流益長奚其爲政斯可以興矣君
七十時余坐告訐下請室君戒子弟徧謝賀客
罷酒不樂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謂忠實
心誠信於士大夫者非偶然而已也爲之銘曰
惟孝與節古有良謚仲車二反君則有四高冠
崔嵬細行不墜介居沉冥市義若嗜輕財涕唾
取無施易安居美食家無委積少不踐石老而
畫字耳非兩門孰云我贖揭德振華加彼康惠
我作銘詩流詠清泌

徐元修墓誌銘

崇禎己卯正月吾師高陽公殉國報至余爲位
加衰而哭之是月江陰徐元修以哭母死訃亦
至嗚呼居今之世忠孝之道不絕如綫天柱將
恐折矣地維將恐裂矣吾師死忠元修死孝元
修雖一逢掖方諸吾師是亦枝天柱立地維之

一人也是可使之無傳耶元修諱時進其先公
輔國初爲右副元帥戰歿贈東海郡侯公輔之
弟按察使公弼繇鳳陽徙江陰曾祖亮進士官
知縣祖旦父某母馮氏元修以諸生久次將貢
於京師而母馮氏以疾卒元修自傷爲子無狀
幾得微祿以養其親而不待也號呼擗踊促數
叫絕越七日庚午一慟仆地其子卿麟卿麒環
呼之形神離矣年五十有八遠近哀之皆致賻
乃克殮葬二月某日葬於繇里山之祖塋元修
長身美鬚髯易直退讓與人語惟恐傷嘗嘗如

也善飲酒與之飲未嘗不醉三爵之後油油衍
衍如也矯志勵行奮乎流俗之中以師友之道
爲已任遇不可奮髯掉臂必達其志決非苟然
者自元修抗顏爲人師樞衣升堂收威夏楚而
師道于是乎始尊自元修與其友黃介子錫余
輩鏃礪文行死生患難奮身相收卹而友道于
是乎始著其事親也盡志與物不以亡爲解所
得修脯不下百金其父每呼盧博塞緣手而盡
一夕自悔恨召諸少年酌酒謝絕之居亡何元
修窺其父微瘠意默默不自聊跪請於父復召

諸少年袒跣飲博其父乃大喜且而腴澤如故
自是不復言戒博矣今上下詔辟召兵使馮
公徐公將以元修應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他
日有廣文升斗在此將貢而親沒此其所以傷
而死孝也余嘗爲容城孫奇逢敘其所撰取節
錄曰忠臣孝子人世之砥柱也末世之人薄視
忠孝名節反加挫抑焉者譬如楊焉之治河患
砥柱而欲鑿之者也嗚呼兵刃鋒鏑戎狄鑄之
也讒謗機穽小人鑄之也死喪禍患天鑄之也
具是三者其鑄之也不遺餘力矣而吾師與元

修猶相望於世斯世道之不幸也夫其亦世道
之幸也夫元修將葬介子爲行狀而以書屬余
曰是當應銘法請爲之銘余曰諾銘曰
七尺者身三尺者墳後千百年視此刻文

聞子將墓誌銘

子將姓聞氏諱啓祥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
而神姿高秀所至能隱數人工於應舉之業揮
灑落筆雲煙月露生動行墨閒馮祭酒開之方
提學孟旋以經義爲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
是子將之名藉甚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

之士躡屩負笈胥挾其行卷是正於子將子將
鑒裁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
振奇隱鱗戢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蹙而
走游武林者得一幸子將如登龍門之阪而子
將亦傾身延納龙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
驛然雖後門寒士落薄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爲
親已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間法
雲棲標淨土法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
禪律酬應少閒然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
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閒將誅茅

以老焉買舡西湖做拙頭五瀉之制爲文以要
同志風流婉約爲時所傳爲諸生祭酒二十年始
舉於南京偕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興盡而返
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
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淶有賢豪長
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女四人余觀東漢之
季太學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
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
柄一言之褒誅近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

玉條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職思其
居言不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無今人
游光揚聲之習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
子將之謂乎余於子將之葬敘而銘之于稽其
世蓋俛仰三歎焉銘曰

玉輝於璞兮珠媚于流西湖之山熊熊兮與子
千秋麟傷斯哀兮鳳衰則憂西湖之水洋洋兮
闕子一丘

周府君墓誌銘

吳江周永年葬其先人於高景山之阡排續其

行事而來告曰吾父躬令德享高壽謚曰康孝
吾子以爲允若其精修密行世出世閒法具備
則固非節惠所可盡也有墓中之石在敢固以
請余謹按永年之狀其書族出壽年者曰君諱
祝字季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恭肅諱用之
孫國學生諱乾南之季子少而工文爲名士長
而稱詩爲詩老晚而負經濟修長者之行爲鄉
先生其歿也崇禎十三年七月廿九日享年八
十有六娶楊氏生三男子長卽永年永言永肩
其次也二女子嫁楊士修金之鎔葬以十四年

之三月其書其世法者曰君三歲而孤宛轉母膝前能相其悲哀而慰解之母嘗謂曰汝孩幼能慰我汝父服玩當多畀以償汝稍長果如其言君泣涕交頤弗忍受也談文師馮開之談詩友王百穀湯若士談經濟交徐孺東萬和甫于中甫中年蹭蹬省試扣囊底之智爲其鄉人勾會賦調櫛爬垢病旱澇凶饑閭井恃以無恐少孤兩世父撫之如子世父老且多難周旋扶持不啻其子也於羣從篤愛宗建宗建忤奄考死君歎曰得死所矣勝老人槁項牖下也其風義

激昂如此書其出世法者曰君少游袁了凡王龍谿之門知有性命之學長師事達觀可公觀神姿嚴重鉗錘棒喝如雷風之狎至口授偈頌傾寫千言侍者目瞪聽熒轉盼錯誤君闇記默誦借書於手伸紙執筆運肘如飛觀之門無兩子也觀自寶林游攝山命車中記八識規矩頌三鼓入室授以指要諸弟子遙矚之燈光煜然隱見庭戶以爲傳燈有人也扣擊日久悟門歷然研精相宗終其身不拈禪宗隻字母薛夫人蚤修淨業君聞毗舍半偈之義於本師歸爲母

覆說證合於圓覺普眼一章母繇是發悟丁亥
秋持佛名號三十晝夜泊然坐脫君提唱之力
爲多雲棲宏公歎曰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其周
氏母子之謂乎於有爲功德不以有漏之因小
之復古利刻大藏立懺飯僧皆竭蹶以從事小
築太湖之濱架木爲閣徜徉其間客至不裹頭
不布席晚尤矍鑠憎杖而却扶臨終示微疾從
容燕語吉祥而逝謙益曰府君之令德不可以
悉數白樂天有言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
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此三
言者庶幾盡之矣余與永年兄弟游皆工詩文
小詞孝友順祥人也君不置妾媵三子者日視
膳夜侍寢十日一踐更蓋十餘年而君卒君之
安樂令終亦其子之力也銘曰
億萬佛土從母往生如子赴家是母是子如清
淨地生寶蓮華世出世法如寶羅網重重開遮
我作斯銘現文句身于彼塵沙

牧齋初學集卷之五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一

墓誌銘六

徐元晦墓誌銘

元晦之卒也爲天啓癸亥之四月年五十有一
余與西安方孟旋哭之而慟退而與南司空張
公司馬王公經紀其家事孟旋元晦之執友也
張公王公其同里爲婚姻者又九年崇禎辛
未其孤璣等卜葬于橫瀝之東原奉王公所撰
行狀來乞銘元晦諱文任吳郡之太倉人也少
有俊才弱冠入南太學爲祭酒馮公所知當是

時孟旋爲諸生都講歸然長德元晦一日與之
齊名登堂拜母以交友聞于東南又十餘年元
晦辱與余游又進余而友於孟旋蓋元晦之取
友始于孟旋而卒于余也元晦之與人交也彊
直摩切責備行誼至不可容忍其爲人無所不
盡死喪契闊靡不相卹米鹽瓌碎靡不相同家
人婦子之詢諄靡不可相告語也諸生子弟有
來歸者必爲之授室授爨庀幃帳具膏火又爲
之警其惰而勸其勤曰吾庶幾古人爲國家養
士之意也才智蠶涌精彊有心計閭里銖兩之

奸皆知之或把其宿負

其死力好爲人緩

急以排難解紛爲務黠者或陽以急難來元晦
以爲窮而投我傾身爲之弗卹也家本素封揮
斥數千金緣手輒盡亦時用居積自救其所羸
不能當什一元晦心獨自喜以爲非他人所辦
也東事之殷也王公奉命經略元晦將策蹇走
關門縱觀阨塞閭簡將帥奮臂爲之助會王公
召還乃止余在長安每手疏國家兵農大計相
告曰子其勉之無使人謂詞垣無人也應山楊
忠烈公識元晦於余家卽以忠義相期許每遺

書論天下事必曰元晦視如何也其推服元晦
如此嗚呼元晦少年時腸肥腦滿願與海內雄
駿君子招擢胃腎以自效於國家至其中年身
名寥落疆圉多故癢癢然惟恐不得一當以謂
不得之于身猶庶幾得之于友如余之不肖元
晦不以爲非其人也元晦沒未幾孟旋亦謝世
而余再被放逐衰遲連蹇甚已悄然無復當世
之志矣豈元晦之取友非與抑元晦之不遇猶
足以窮其友于身後與其可哀也已元晦之父
曰光祿公諱可久母王氏其家世具光祿志中

初娶金氏今合葬于墓繼室以唐氏男四人璿
璣瑤瑗女子四人銘曰

嗚呼元晦捐不貲之身爲國家車齒牙樹頤頰
可以爲世之偉人扣囊底之智爲縣官理鹽鐵
蒐兵食可以爲古之能吏嗟夫元晦止於如此
佳城鬱鬱東海之隈潮汐往復波濤喧逐後千
斯年孰知其爲元晦而悲

邵茂齊墓誌銘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
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

鄉陋儒挾兔園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
雲集至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
習析理蘄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尖巧其
于學旁通鈞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
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
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
或者曰盧攜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茂齊
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
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黝昧若頑鐵
者矣有焚若亂絲拆若縋線者矣若契戾取科

第胥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
往在左坊嘗語余曰己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
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
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盡數
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橫經列席應四
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飭已偕
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覩某水某峯乃知行
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纍纍蓬顆中必
要余斂容肅拜摩娑臥碣愀歎久之乃去當是
時余方冠首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

期許余因以有聲諸生閒以此知茂齊之爲人
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
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眉
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羣言沸羹器聲壓屋片
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閒然無人聲賓筵客座
主賓闊疎瞪目顧視茂齊獻酬羣心譚詭閒作
暄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達心而多可不爲崖
斥表裸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雜賓簿有
金蘭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裙綈冠下帷講授輕
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禪寂歲

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
閒酒闌燈炮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
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閒遇不平奮髯張目或嚙
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
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
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旣倦
游矣寒窻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颺去
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
意于人世矣視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
顧稚子在前指以屬余無甚憐之色偕僧徒頌

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月也初茂齊有二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官耳一僮子爲老儒謦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僂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噓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曰齊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鈕四十七年某月葬于北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

者實賴于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雖然天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身後余之文其又或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丸丸長松其身千章臥于壑谷弗施棟梁雖然弗施其膏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爲茂齊之藏

瞿元初墓誌銘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瞿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

南莊翁布衣節挾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田築室庀薪水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雲鴻朗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咏歌其中晴煙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君才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

日與子上下筆硯閒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淺土墓未有刻文而逡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也吾髮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而死而吾猶蹙蹙不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矣言已輒舉酒霑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卒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傖父垢衣蓬髮不事濯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嫣然如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款

洽棋酒雜進談諧閒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
去孝於親篤於友晚猶蘄然自負其有欲以見
於世遇精彊少年色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
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
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穴其中慮君或
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讌談笑輒相與
聒譟鷄豚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瓌碎語刺刺不
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率以是爲嘗
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
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斥山居
以營齋供佛無爲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
言而卒萬曆己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
天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
子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君者共美宣美也余
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寡
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
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君
等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
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亡木
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

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千等之後乎茂齊歿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
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何季穆墓誌銘

季穆何氏名允泓淮王府左長史諱鈞之子也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姑爲之以塞其父之意窮日分夜發篋中書誦讀之爲詩

歌古文累數萬言長史公沒流離世故有飄薄之歎始欲以科目自奮而其學問亦日以成就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鄭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季穆擗撫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間有所舉正辨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憲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好譚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返嘗遇盜

奪襪被忍凍以歸家人咸竊笑之遼亡之後論
失地喪師之故每拍案呼憤或斬之曰遼東西
是君田舍耶相與一笑而止生平落落穆穆不
飾容止衣垢不澣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
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
率搖手避去嘗引鏡自笑安得渠一昔死令滿
城人開口笑耶顛嚏日久憂生歎世抑鬱不自
聊遂發病不汗以死天啓五年之五月也年四
十有一崇禎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
三歲實兄事余余官宮相駸駸通顯而季穆淹

頓諸生嘗語余曰王介甫得王逢原以天民許
之逢原死嘉祐中不及見介甫得政是亦介甫
之不幸也余應之曰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范
希文猶目爲鬼怪今逢原不死安知不爲金陵
之吉甫耶今季穆旣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
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間俛仰
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葉正則立新
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
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
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

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
可以併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
是余之罪也夫銘曰甫賢無心天爵結衣民
余哭季穆舟次界首有詩千言灑淚漬酒胸懷
鬱盤鬚眉抖擻此詩可傳銘于何有嗚呼詩之
與銘孰傳不傳身後之名亦有命焉哀哉季穆
其又將俟之於天

王季和墓誌銘

昔者聖賢之在天下知其身之非我有而戚戚
然迂其身以濟一世也席不煖突不黔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至於老死而不悔故曰舜禹周孔
彼四聖者天民之憂苦遑遽者也佛氏者出以
塵沙爲國土以歷劫爲歲年撈籠拔濟至于舍
王位弃氏髮投厓割肉而後究其所欲爲其願
彌奢其道彌廣然而有本焉吾夫子固謂博施
濟衆堯舜病諸而如來亦言滅度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顏子之簞瓢陋巷淨名之杜口毘
耶彼固非超然燕處而置斯世于度外者也古
之君子退而詠歌一室非以自爲也出而驅馳
一世非以爲人也求其志而已矣吾友季和少

而服習名教讀書續言鏃礪進士之業壯而游于顧朗仲瞿元初邵茂齊長而游于顧仲恭何季穆通經汲古束修厲行是是非非里中人嚴憚之中更家難事蓮池和尚于雲棲稱幅巾弟子遂以金湯弘護焉已任視伽藍塔廟猶其室廬也視方袍圓顱猶其眷屬也視焚修講誦營齋利生之事猶其省試應制也俗之人有欲交關季和者必之于僧僧之徒有欲交關僧衆者亦必之于季和迨其後也交知之緩急問族之保受與夫馬醫洗劑一揖半面之人勃蹊誣諉

靡不之于季和季和亦傾身任之不辭炎風流汗朔雪刮面旦旦而求之未嘗不在五父之衢也日旰不食足繭不息窮年累歲率以爲嘗會而計之一歲之中其自爲謀者百不得一焉旬月之中其爲親朋謀者十不得一焉搢搢然戚戚然舌敝唇乾懷憂召怨久而其人抗手不相顧已亦自忘之矣嗚呼季和其亦天民之憂苦遑遽而小用之者與抑其志之所存撈籠拔濟以多生爲誓願而此生其發因與斯其可悲也已顧伯欽以奄禍逮繫季和要仲恭冒暑走數

百里求解于要人傷暍道病歸而寢劇遂不起其沒也不欲死妻子之手武林聞谷禪師與嚴忍公持誦佛號撫之而絕天啓乙丑之某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季和王氏諱宇春山東叅政諱之麟之子也天性孝友事其諸兄如父嘗謂余曰吾昆弟死不忍相離也將共兆域以葬不以家室祔子爲合而誌之余曰宋張暘愛其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議者非之子雖有治命子之諸子未必從也季和沒其子昌諤昌誠葬于某地之阡而屬余銘銘曰

吾有友譬一車朗仲軾伏以趨邵瞿蓋却泥汚仲恭箱雜任居季穆蚤能揭持君爲輪周通塗材器良困契需行千里敗兩輻我爲御徒踟躕作銘詩悲祝余

馮嗣宗墓誌銘

君諱復京世爲嘗熟人國初戊懷遠衛高祖諱玘官御史弘治中疏請歸故籍祖諱梁父諱覺皆不仕妻盛氏生三男子舒偉節知十天啓二年卒年五十君強學廣記不屑爲章句小儒少而業詩鈞貫筴疏嗤宋人爲固陋著六家詩名

物疏六十卷謂冠昏喪祭不當抗家禮於會典
作遵制家禮四卷羅舊聞述先德作先賢事略
十卷族譜四卷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謂通
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弁山炫博妄而繆憲章
典則自鄮無譏作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
略草創未就而歿君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
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性嗜酒酒杯書
帙錯列几案歌嘔少倦則酌酒自勞率以爲嘗
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往往被酒高歌至於泣下嘗之白門日

軒輒登雨花臺縱飲慟哭哭罷復飲飲已復哭
人不知何所爲也死之日語家人曰吾將爲冥
官以日中上人曰須明日乎曰非也鬼神以夜
半爲日中耳及時而絕銘曰

阮籍死矣哭聲千年君字嗣宗其哭亦然唐衢
謝翽後善哭者君亦何爲有淚如寫遺書滿家
子孫繩繩先號後笑請眎斯銘

李緝夫墓誌銘

吾先君之執友曰李文伯樗篤學好修人也伯
樗每過先君攜其子緝夫以來先君教余呼緝

夫爲兄曰安得若能文如李家兄乎是時緝夫長于余三歲余才十歲耳余稍長卽與緝夫同硯席余居城東緝夫居城西緝夫晨來而暮去風雨明晦足跡可數也余少跣跣自喜好越禮以驚衆緝夫故淳謹及與余游則亦蓬跣跳號類余里閭閒相與訾訾之弗顧吾伊稍閒輒與緝夫譚霸王之大略評詩文之得失放言極論不爲町崖緝夫听然而笑以余爲知言也居數年有婚宦之事各自解去余幸取科第而緝夫治曲臺禮專門名家屢不得志于有司緝夫自

念祖父爲儒者百年單家寒素未可以旦夕振起遂從事于宮宅地形之術忘廢食寢扞冒風雪以爲功名富貴可以戾契致也終歲所得束修羊不足以市方丈之地則假諸倍稱之息以故緝夫之遇益左志願益奢家亦益貧而其勞瘁拮据亦益甚卒用是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緝夫少有大志中年爲儒生低首樞衣顧好學天官壬遁家言閉戶握算以爲天下方有事是兵家所必用也丑寅之間逆奄煽禍余惴惴懼不免緝夫過余私語曰歲在甲子七月五星聚

講于張王室必再興子其無憂 上卽位更始
緝夫喜而相告曰吾言有徵矣子必勉之吾窮
且老復何恨哉其語意感慨一似重有屬者別
數日而病未幾而死崇禎元年之四月四日也
緝夫諱胤熙卒之年春秋四十有九明年余罷
官東歸其子象璧葬緝夫于興福祖塋之側而
泣來請銘嗚呼緝夫意氣抑塞有尊主庇民之
大志不能自出旣窮且老矣則汲汲然冀一見
之于其友而余又未有以慰其望焉誦白樂天
贈友之詩所謂待君贊彌綸者千載而下可爲

隕涕也矣銘曰

歲在己巳陽月日吁嗟緝夫返此室有山如堂
形氣密青烏告祥龜襲吉宜爾孫子世朱紱

繆采璧墓誌銘

采璧姓繆氏名純白故宮諭贈詹事西溪先生
之次子也西溪初與余定交采璧已能文章有
聲諸生間矣以父之執事余捧手握衣俯而納
屨余安之弗爲止也西溪遭閹難徒跣告哀相
向而哭西溪不使他子而使采璧以其習于余
也己而鈞黨益急余有抱蔓之懼采璧有完卵

之憂執手踈踏不敢出氣痛定思痛喜極而涕
未嘗不相顧霑裳也西溪之歿十有七年蒙
天子之恩卹十五年矣而弗克葬今年五月余
過江上召諸子面數之其語切直不可聞采璧
閔默不語退而深自刻責咄咄嘆詫若無所容
未幾屬疾七日不汗而卒采璧之子畹擗踊而
號曰天平吾父之不得葬吾祖以死也有諸父
在而吾父獨死畹之不得葬吾父也畹之責也
畹其容有死所乎於是卜以十一月某日葬采
璧于永安之新阡母徐氏祔焉哭而乞銘于余

公羊子不云乎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及時而不
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
不能葬也過時而不葬則比于慢葬矣謂之不
能葬則亦君子之所隱也余之有隱于西溪者
蓋亦公羊子之志而采璧乃以余之一言而死
治以不能葬之罪則采璧可以免矣公羊子又
曰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若采璧者豈特免于
罪而已其亦可以爲孝子矣乎畹之葬采璧也
不得爲渴葬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此之謂乎若
采璧與畹也斯可以爲西溪之子孫矣采璧年

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數試京兆將以明經歲貢而死死之年僅五十有七娶徐氏繼室張氏子六人畹昀暎晦畦畸女九人采壁讀書好古卓犖有志行余皆不備書書其所以死者則其生可知也銘曰
身死而父不葬吁可誠也身死而以父之不葬亦可喝也余之於繆氏也隱其父閔其子刻斯文以志焉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趙靈均墓誌銘

君諱均字靈均姓趙氏父宦光毀家葬父偕其配陸卿子隱于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夫者也家世在凡夫誌中靈均娶于文諱倣字端容其高祖父衡山公徵明曾祖父文水公嘉祖父虎丘公元善父爲貢士從簡字彥可彥可以名行世其家靈均少而受學遂以其女娶焉靈均從其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見林授大梵字并諸國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奧指畫形聲分署部居移日分夜父子自相講習端容明詩習禮既饋而公姑贊賀謂靈均曰此我之賢婦

而汝之逸妻也寒山一片石可以無恙矣凡夫
歿靈均家益落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
如糞溲日益甚端容性明惠所見幽花異卉小
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撫寫性情鮮妍生動圖
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
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畫湘君檣素惜花美人
圖遠近購者填塞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
法靈均入而翫其妻施丹調粉寫生落墨畫成
手爲題署以別真贋日晏忘食所忻如也出而
與賓客搜金石論彙雜問奇字註逸其長日亦

夕無所俚賴閒託于虞初諾臯以耗磨光景陶
陶欵欵如也酒食祇飭旨蓄庀具晨夕百須靡
不出端容十指中靈均不知其所繇辦也以是
得蕩滌情志隱居放言者十餘年崇禎甲戌六
月端容卒年四十有一又七年庚辰五月靈均
亦卒年五十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錕爲後一
女曰昭嫁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使錕來請
銘余嘗讀李易安金石錄序嘆其伉儷之賢才
藻之美而惜其不能終也如靈均夫婦者其才
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

後何耶生同志死同穴視明誠所得不已多耶
先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籤
縹帶亦如所謂連艦累舳散爲雲煙者有無聚
散不可重爲嘆息耶凡夫之有靈均許叔重之
有昭也靈均之晡蔡中郎之有琰也有女而能
傳其父其遂可謂之無子耶嗚呼其可悲也已
靈均夫婦以某年某月合葬于寒山祔祖父之
阡而余爲之銘曰

臺傾池涸兮寒山之廬灰飛煙燼兮寒山之書
粉繪剔軸兮金石蠟車長夜不瘞兮光氣有餘

子祝類我兮女歌弃予銘以告哀兮弔彼幽墟

張孟舒墓誌銘

吳有君子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名行爲一
世所宗而張異度朱德陞以孝秀奮袖其閒與
相下上孟舒異度之兄也諸君之交孟舒也以
異度而其重孟舒也則自以孟舒孟舒之父益
之先生於先君爲執友余之交孟舒而重之也
猶諸君也癸酉之秋余訪孟舒于越來溪登素
心堂夾窻助明凝塵栖几經史列左旁行度右
知其人修然自好讀書尚志者也堂之失也六

十年而復又以其閒葺祖墓梓家集庀三族之
葬昏皆度身量腹以有事焉知其修古六行尊
祖敬宗而收族者也越三年丙子孟舒年七十
異度屬余爲記以稱壽孟舒讀之而喜是年七
月病卒異度哭之慟退而作馬行狀率孤子惇
請銘于余狀言孟舒孝于親信于友恭謹狷潔
內行淳備而尤稱其慷慨慕義周旋景文于逮
繫之日人以爲難景文者忤閹考死所謂忠介
公者也孟舒嘗語余景文削籍屏居每指窻下
小池曰有此水在吾何憂被徵促別顧而語曰

疇昔之夜夢池中荷花盛開與兄執手談笑其
猶有生還之望乎柩車北歸權厝池上顧視荷
花爛然不覺噉然而哭孟舒儒者晚而好佛其
亦感景文之正夢悟死生夜旦之故與孟舒之
葬在巳卯之某月異度悲諸君之奄逝知人世
之不可把翫欲及其身以章厥兄也渴而謁銘
余爲之愴然嘆息故敘孟舒之生平而以夢終
焉孟舒諱世俊世爲吳江人曾祖諱某歷官南
安太守祖諱基鄉舉不仕今上用按臣言追
贈翰林院待詔父諱尚友爲諸生祭酒母袁氏

副使尊尼之女妻陳氏布政使澶之孫女皆明德之後生一男二女葬吳縣西花園邨之祖塋
銘曰
越溪之宅老桂數章有莞有桔幽幽空堂衡門
剝啄軍持漉囊霜空月駕禪誦將將經營塲廟
護持金湯如賈欲羸如旅俶裝楞伽之巔雀離
回翔後千斯年配此銘章

張叔子墓誌銘

秀才陳式來告我曰崇禎壬午五月東陽張叔子覲省其父中丞公于濟上而式與之偕病暑

疾增劇六月二日卒于真莊舟中生十六年矣
叔子名世鶚字峙君少警悟與其二兄競爽筆
騰墨飛風發泉湧文人才士弗如也治毛氏詩
及尚書戴記穿穴訓故證據今古嵩門老師弗
如也其為人孝友順祥無子弟之過能使其大
母安于家中丞公安于官成人長德弗如也卒
之前一月誦出師表祭十二郎文琅琅有金石
聲戒儉從勿以病聞詔大人憂舟次清口夢旂
幢從空下有夫朱衣援筆點其額挾以上升卒
之時彩雲壓舟如幔移時而散將反葬中丞公

撫棺而慟曰兒知讀書卽好虞山夫子所爲古文誦夫子贈余詩發兵頭白憂國鬢絲之句未嘗不涕漬于筵也今其死矣假寵于汝師乞夫子之一言以葬汝而有知庶不悼其不幸于土中而亦可以慰汝祖母于堂上式聞之不自知其泣下霑襟也爲論次其事以請于夫子嗚呼中丞昔保釐南國功德在人南人聞叔子之喪巷不歌春不相如喪其昆弟也閔叔子之亡而憂中丞之失其愛子而盡傷如憂其父母也余于中丞有一日之長猶其州民也銘何忍辭中

丞名國維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工兵二部侍郎總理河道朝議推擇爲大司馬銘曰
生而趾美命弗長也
沒而修文夢告祥也
我刻斯銘以童汪錡之例書之可勿殤也

何仲容墓誌銘

余少學舉子之文知里中有何仲容者彊學纘文好鏤版以行世長與諸名士爲文會仲容亦與焉余方壯盛觀仲容衰晚婆娑筆墨擊憂搢搢然取次爭長頗目笑之久之仲容以窮死聞其人內行修整不苟取予悔向者之意輕之也

仲容諱德潤爲嘗熟甲族父諱鏞通內典工小楷修布衣長者之行仲容公襲素風食貧自守泊如也性好潔焚香布席書帙井井隣富翁欲并其居倍價以請仲容固不可乃爲高樓下瞰食罷敲骨雜擲屋瓦颯拉積不能堪一夕自徙去僦居荒郊外忽忽不得意以死其卒以天啓二年十一月年五十四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述稷述契述臯雲女四人葬宣家村之先塋雲吾徒也旣葬來乞銘銘曰
土一棺墳四尺儒衣冠載營魄草茫茫風蕭然

讀書聲林木間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墓誌銘七

明故整飭遼陽等處海防監督朝鮮軍務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蕭公墓誌銘

萬曆間東師久不決中外攘臂主戰以梗壞封
議而石司馬所遣說士曰沈惟敬者頗能得倭
要領我師老將驕志不在戰陽欲殺惟敬以傾
司馬而陰又欲委惟敬以弭倭當是時蕭公以
遼海道監軍朝鮮制府一見卽以惟敬屬公南
原之役我師大衄總兵麻貴謀棄師走鴨綠公

單騎赴王京趣惟敬詒書退倭而制府乃以大捷聞公再三力爭謂倭之退以惟敬手書青山稷山不交一矢若詭詞奏報功罪錯迕不惟欺罔朝廷抑且貽笑外國制府自此大恨公矣先是惟敬已奉旨逮解及王京解嚴公卽繫惟敬抵遼陽制府欲以稽留欽犯罪公至是口噤不能發而兵垣承制府指飛章上聞遂併徵公下獄論戍嗟乎惟敬法在必死倭不退固死倭退亦死倭退而人知其出於惟敬尤速死也公督惟敬退倭熟知弭倭情事而又與力爭奏

報彼不螫公將安歸乎當制府屬惟敬時公固已入其彀中矣南原之事公卽嘿不發一詞彼其能舍我乎公志在徇國義不旋踵解王京之危急爭南原之功罪功高不賞而蜚禍從之公之自爲謀則失矣其於謀國不可謂不忠也公去東事益壞贊畫丁君應泰上書列其狀并極訟公寃丁亦坐免官居久之奉恩詔自嶺南赦還居家十餘年乃卒嗚呼公弱冠負膂力盜五十餘人夜劫公父公獨身奮挺與鬪盜舍父父遁去身被創十餘癍痕如刻畫舉進士繇刑

部郎考滿出守東昌親擒劇賊散其黨數千人
備兵潼關固原臨洮所至有聲跡其在臨洮火
落赤萬衆寇邊盛暑擐甲張疑設伏虜望風引
去海內皆以邊才目公及東事孔棘開設遼海
道司馬深倚辦公公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而
竟以此敗當公受事時封事已壞司馬爲舉朝
射的人皆縮頸却避公勇於爲國不顧利害觸
冒坎窞望塵受誣雖與司馬共填牢戶固其之
也此豈可使庸人小夫容頭過身者評議其短
長哉公修髯偉幹彎弓躍馬意氣騫湧歸田以

後簾閣據几奕棋窮日夜漠然若無所事者起
自田家與夫人對瞰麤糲或譏其儉嗇一旦相
擇形勝建浮屠於巽地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
以此知公真奇偉變化不測人也公諱應官字
某世爲蘇州之嘗熟人舉萬曆甲戌科進士卒
於萬曆辛亥八月廿八日年七十有三娶龐氏
封宜人勤勞共儉配君子無違德後公十三年
年八十三而終有子曰可繼先公二年卒其孫
廷舉等卜以崇禎二年十月葬公於曹庄之新
阡以龐宜人祔焉往余在長安與奇士馮仲纓

金相輩游詢問東征事并公得罪狀與邸報所
流傳大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書東
事始末首尾斷爛字畫幾不可辨相與繹而存
之視兩生之云若合符節比分纂神宗實錄
欲以其書上史官不果今獲志公之墓謹撮其
槩而存之亦以信余之志他日有徵於國故焉
其不獨以悲公之遇而已銘曰

東師遷延貽國恥毀封飾戰共調抵雄唱雌和
惟一揆陽戰陰和廟堂指將帥懼伏如浮蠹公
監九軍杖尺箠介馬并日馳敵壘辨士飛書射

枉矢倭人退舍鮮人救捷書露布亂朱紫掩敗
攘功公所鄙奮髯駁辨怒抵几彼讒剗肉成痕
瘡膚公弗奏謗盈甌荷戈瘴鄉魑魅喜終然歸
耕牧羊豕哀哉司馬卒寃死埋骨牢檻流妻子
國有實錄寡惇史摺拾朝報撫故紙浮石沉木
盡如此枯竹腐骨誰能解舉履切我饒公墓矯骸
散信史可徵百世俟有如不然視遼水

貴州布政使司監軍都清道右叅議兼僉
事贈亞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陳
府君墓誌銘

萬曆四十五年冬黔師有事於勻哈府君以右
叅議分巡都清往監軍事所向克捷閱四月而
振旅以入賀行則君之病亟矣次年六月二十
二日舟抵蕪湖遂卒事聞 詔贈君官右叅政
階亞中大夫褒勤事也先是以按察司僉事備
兵川南長珙羣盜田虎熊林輩磐牙連歲酋豪
會良弼作言起事通行爲囊橐諸夷酋皆蠢蠢
騷動君至補卒乘築城堡廣置閒謀明設購賞
募壯士搏戰殺虎林閒於奢氏俾誘殺良弼又
移檄諭降涼山酋石波等萬餘人先後四年羣

盜弭散流亡來歸其蒞黔也黔撫張公議勦下
衛一見語合遂以勦事委君君偵知下衛諸苗
倚平定爲謀主誘其酋至勻反接而斬之趣分
兵四道竝進丁巳嘉平拔養鵝戊午正月破乾
河馬蹄二月克擺沙高寨凡二十一寨馬蹄有
洞阻險賊敗北者聚爲窟穴用火攻殲焉壘石
封尸鑿其石曰天焦紀功而還是役也斬首二
千三百餘級獲生口牛馬無算撫安降夷二萬
四千餘人君以一監司專師旅之寄宿將悍夷
悉稟紀律獷如崇明狡如邦彥鞭箠使之若叱

畜狗君沒而奢安踵叛兵連禍結迄於今未解
黔蜀之人謂西南之禍起於招撫駕馭之非其
人相與接手詫罵而尤追歎君之云亡爲可恤
也府君諱禹謨字錫玄刑部右侍郎謚莊靖公
諱瓚之長子君胚胎前光敏而好學莊靖公以
爲才子莊靖公表著清德老而不替君孝敬祥
順僂俛繼述所謂晨昏之助蓋有賴云者也莊
靖公歿君始舉於鄉累試不第俛就選人再居
學官歷踐郎署禔躬耆事所至皆有名蹟無忝
莊靖公之遺訓焉當君少壯時以貴公子有盛

名於時厚自貶損補衣徒步默默如有所不自
矜者及其潦倒場屋晚而無子皆爲君歎息以
爲日暮途遠君則信眉抵掌激昂以赴功名之
會若騁騏驥於修途愾然未知所稅駕也勾吟
之役年已七十矣寅緣篁箐扶曳下上手足皸
瘃衣袴弊裂氣息惛惛不少衰止師還之日磨
厓染翰沾沾自喜庶幾有據鞍裹革之志焉嗚
呼其可壯也已君博識強記貫穿經史尤好攬
撫四部中儷事駢語比類相從如古人所謂蒼
藁枝癢者開卷有得輒放筆大矐以爲娛樂蓋

其生平學殖如此官兵部司務撰左氏兵略若干卷以左氏爲經以羣史用兵制勝相比類者爲緯書成具疏上之神宗命留備御覽君以書生談兵其所撰亦蒼粹之屬耳而卒以兵事顯昔杜牧之注孫子自謂上窮天時下極人事乃不獲一試於行閒其視君何如哉君又輯駢志說儲經言枝指廣滑稽志若干卷補北堂書鈔若干卷皆傳於世君之卒也年七十有一後四年始得贈卹之典爲崇禎三年九月祔葬於莊靖公桃源之賜阡娶秦氏繼娶劉氏皆贈宜人

人秦生一女嫁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國珮君葬事使其子來求銘君與先君交相好也莊靖公之喪先君疾使乳媪劔余往拜君與劉宜人撫之而泣蓋傷已之無子也今君有賢女實克葬君而余執筆爲之銘死生俛仰四十餘年於人世何如也銘曰

出自北門山隴山水旋顯允莊靖賜塋歸然豐碑萃律石磴屈盤君所經營沒而祔焉橋梓鬱鬱松栢九九龜趺螭首愍綸載宣桃花之源夾以澗泉過者必式游者或歎我銘幽竈大書深鐫

禁彼樵牧後千斯年

故淮府左長史何公墓誌銘

萬曆初江陵執政以考成法計天下吏吏惴惴
救過不暇而何公以平陽奏最再上計賜金褒
異當是時何公自以不得志於公車思導力吏
治以自振發世亦知公果可以有爲而終以不
遇年至慮耗抑沒於庸人之中後生小子或不
知其有志於天下者公歿乃稍稍傳道之悲夫
公諱鈞字子宣父墨以貲爲郎贈浙江平陽縣
知縣公中嘉靖乙卯科舉人謁選知溫州之平

陽縣考六年滿陞南京錦衣衛經歷久之陞淮
王左長史致仕歸歸二十二年而卒娶許氏後
娶顧氏男三人世滋允澄允泓女二人公以嘉
靖乙酉生卒時萬曆癸卯也後卒之十五年而
葬墓在覆釜山之新塋公之治平陽也當江陵
初政公奉行功令尤慎法寬惠不刻始至慮囚
平反幾千人晝夜視爰書日盡腫平陽東竝海
南距閩西連括土曠而民勞歲輸永嘉及蒲門
所二倉凡千五百餘石涉江踰阻公悉以漕例
議折民兩便之平陽之南有江江南有大溪南

北相貫穿是爲東西江灌田可四十萬畝而閩
括之山犬牙相噬海水出焉北流注於溪水則
田爲斥鹵公築復宋嘉定中鳳浦礫佐所以礎
并礫上流八閩月而舉百年之廢永嘉侯一元
記之江東西之田界閩履畝握算得漏田七萬
畝平陽民去水禍增歲食不復轉徙他邑矣公
行視甌閩防倭要害自金鄉衛抵炎亭珠明海
道歎曰嘻信國之築而績溪之守其可以弗念
乎乃築石堡二爲營房百有二十以居戍卒繕
置守備焉歲再饑積穀備荒所活數萬人贖鍰

之輸官者一如憲令給粟自填方江陵政行時
郡邑騷動齒牙相猾然奉行如公者實寡居平
陽六年計口受俸錢毀家爲邑以櫛爬蘇醒爲
能事故其事跡可記如此然公少卽好譚倜儻
節槩及經世大略旣上公車與光州劉黃裳海
鹽王文祿以豪傑相命之平陽過瑞安卓侍郎
祠感黑虎之事求問所謂寶香山者而望祭焉
其在南錦衣旣倦游矣謂康蘄公有開國屯田
功力請兵部復其後錦衣千戶游燕子磯指示
振武營兵變時與黃裳醜酒譚兵之地停杯歎

息低迴不忍去歸田後徐尚寶貞明開畿南水田詒書詢公公報書言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曰清舊屯重邊引廣招募隆賞功田內地之法四曰貴力田更納贖准徭役定流配田畿南之法三曰近山用閩人級泉法近河用楚人障陂法近海用吳人引潮法鑿鑿數萬言皆可施行而又謂設官行事文法便宜一切掣肘深慮夫底績之不易旣而果如其云尚寶議旣格所著潞水客談盛傳而公書則僅有存者嗚呼其可悲也公晚年以文

史自娛命觴顧曲談宴終日時時閃默不自得嘗酒間歎息語余甲戌罷公車海鹽王生年七十病臥猶搖手相戒勿低頭就選人丁丑上計生素髮垂領婆娑部堂前從衆中疾聲呼余郎吏皆驚余至今猶愧王生也公不得中進士第而俛首一官齟齬不得意以老公所爲歎歎感歎或在於此然世方囊帛櫝金以傳遽至於公卿而公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以爲有道路可指取斯已諄矣卽射策甲科其遇合亦豈可期哉以公視尚寶抑又可悲也已公與先大

父同舉於鄉以猶子字我先人而余因以童子
得見知公爲審乃撮季子允泓所次公生平著
公之志以質於幽竈銘曰
覆釜之山對峙海門公卜新宮于此高原惟公
之德施而尚屯如彼海波演迤飲吞雖則膏屯
渙其後昆鍾水豐物注茲有源勿謂覆釜其丘
如敦刻此銘章千載有聞

明故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徐公墓誌銘

天啓中逆奄方用事而秦撫喬應甲追比故刑
侍王之寀賊以鉅萬計期旦夕取辦以說闈是

時吾邑徐公爲按察使心薄喬所爲且憐追比
之寃也不欲急竟其獄喬故有心疾恃闈益張
揎袖攘臂狂易如瘈狗公侃侃不爲屈退而歎
曰此不類人所爲吾其無如矣鬱鬱不得志憤
惋屬疾遂以不起嗚呼公不死於奄而死於奉
奄之人猶死奄也公不死禍不可知得死爲幸
雖然公豈自知其不免而祈死乎抑亦自知其
必死而不祈免乎假令公不死其肯造祠廟頌
功德望塵拜祝爲奉奄者之所爲乎公歿未幾
喬以賊敗秦人皆噓其名而公之死至今猶爲

歎惜嗚呼孰謂三代之直道不在斯民也哉公
諱待聘廷珍字也侯大父也懋德父也樹德本
生父也其世系封贈具於余所撰先塋碑不再
告也進士公所起也知樂清上虞分宜三縣以
刑部主事改工部歷正郎陞湖廣按察使分守
荆南終陝西按察使公之所閱官也公爲令廉
辨惠和爬垢剔蠹三邑皆有遺愛在郎署斤斤
守職筦節慎庫勾稽出入洗手不名一錢在荆
南黔蜀寇旁午繹騷繕兵庀餉荆南晏然蓋公
之歷官聲績可紀者如此嗟乎公起家爲令十

一年爲郎十二年栖遲淹久坎壈失職人皆爲
公扼腕顧坦然若無所事於世者晚晚遲暮乃
有秦中之行人謂公精已銷亡矣意有所不可
耿介於懷之死而不可掩沒此公之所以爲君
子也此余之志公所以謹謹書之而不敢略也
公晚年與余游最密每從公契闊談讌酒肴嘉
美情愫披豁主不告疲客亦忘去以爲有古人
嘉賓式燕之風溫文令辭恭而有禮雖小夫狎
客長筵末坐未嘗有厭薄之意狎侮之色每竊
歎以爲盛德之事鄉邦所未有也韓子有言親

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
屨來往也公之亡也余不勝東阡北陌之感今
其葬也又何忍不爲之銘哉公卒於天啓丙寅
正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二娶陳氏贈淑人崇
禎四年某月合葬於徐墅之阡公有子四人錫
祚錫胤錫雲錫全女三人錫祚錫胤皆與余交
好錫祚後公五年亦沒錫胤實來乞銘銘曰
椽人作威亂紀綱有夫負恃虎翼張公欲柱之
憚莫當載筆入地愬上皇天晶日明公不亡彼
哉腥腐聞穹蒼我磨斯石刻銘章微顯闡幽厥

義長

明故沔陽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之譜系出自南州其在吾邑至司空始大司
空之弟曰徵仕郎徵仕之子曰太學生一德
太學生三子而君其季也徐自司空貴盛其子
姓多輕衣肥馬左絃右壺以游閒靡麗相放效
而君之父獨以讀書修行勅戒其子招延名人
魁士爲之師友以鏃礪其問學君甫弱冠已赫
然有聲諸生閒矣萬曆丙午君與余偕舉於南
京同年生私相指目曰此故善曲臺禮徐生也

其見推服如此然君當是時感其年之漸長而悼親之不及見也每慨然太息泣下霑襟累試於南宮不利遂俛首州郡之職汲汲然欲援一命之榮以及其親而卒不可得君之志蓋之死而未已也嗚呼其可悲也已君爲教諭在徽之婺源曰此子朱子之鄉學也其敢弗共端拜拱揖示人准程簡習孝秀講貫經籍闢四通之衢以達學宮鄉先生司農汪公太宰余公鑱石以誦焉五載擢知沔陽州沔兼受漢夏諸水水湍悍而岸善崩君乘小舟行視築堤疏門走漲杆

流明年水大至民以不害沔承荆下流有堤界荆沔閒沔壅則病荆荆決則病沔君相度而中分之兩州之民皆曰于我有德楚藩之中涓微租於沔白晝殺人吏莫敢何問君捕置之法相國之子侵沔民田產君視其質劑立返之豪右皆拱手奪氣君治沔二年米鹽酒脯皆取諸其家從兄分守荆南以令甲當改調沔人遮道挽留不聽發遂以病卒於官舍州人巷哭柩車之歸也男女老壯致奠醮者相望於道舟舡下上聲呱呱然蓋所謂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爲人

和平樂易飲酒溫克遇不可必達其志雖強有力不能奪與人交寡言自可無握手指示肺肝之狀其待故人亡友雖一揖之交終不相背負也君於同年生最善余及嘉定李長蘅長蘅嘗序君之交以爲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惜其不遇時也君卒長蘅哭之過時而悲今長蘅亦歿矣嗚呼長蘅之所謂福德相者其信耶否耶以其言爲信則君與長蘅其窮與不壽也已徵矣以爲不信則世之貴且壽者雖三公吾猶以爲隸人雖百歲吾猶以爲殤子也

然則如君與長蘅者其遂可謂之窮且短耶否耶必有能辨之者矣君諱待任字廷葵卒於萬曆癸亥之九月享年五十有八娶潘氏先君而殂享年四十有三生一子曰錫祺某年某月合葬梅里之新阡而來請刻辭曰先人之志也銘曰

譬之車馬器工材良可規可萬養陰齊陽狝膏棘軸馳騁四方行數千里如庭與堂閉門不試小試輒傷負轅長歎嗟我郵良嗚呼哀哉視此銘章

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陸
君墓誌銘

國家設資格用人分進士舉人爲甲乙科而近
世輕乙科彌甚郡邑官內徵得臺班者乙科纔
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必其精彊蘊氣揣摩
捭闔游光揚聲乃懂而得之不若爲甲科者端
拜詳視便文無害安坐而致津要者十人而九
也世旣輕視乙科而乙科之自視亦以爲支子
贅壻爲吏而不自力自力而鮮克有終卽自力
且有終矣而往往連蹇不得意爲甲科者相與

心非而手笑之於是乙科之自視亦日益輕而
吏治益以窳敝甚矣資格之爲吏病也往嘉興
譚太僕好抵掌譚吏治每爲余言桐鄉令陸君
之賢而惜其困於資格濡滯以老陸君者名枝
字達卿嘗熟之畢澤鄉人也祖某父某少力貧
好學以萬曆丙子舉於鄉謁選知桐鄉縣事陞
夷陵州知州遷廣西平樂府同知致仕歸君治
桐鄉懲前政數以墨敗布衾瓦器妻子同甘菜
茹勅丞尉各自砥厲助尹爲治勤聽斷勸農桑
杜請託明購賞貧弱尉安獄訟衰止其治夷陵

大指如桐鄉不以隨牒平進稍自衰沮皆以廉平爲天下最此吾所謂乙科爲吏能自力而有終者也桐鄉滿考不當得州守夷陵滿考不當得府佐且在遠方當事者亦知其賢以其爲乙科且悃愾吏姑置之耳此所謂連蹇不得意困於資格者也君旣致仕歸以孝友爲政於家以仁厚退讓爲德於鄉角巾布袍規言矩行爲鄉人子弟矜式者二十年天啓二年九月卒春秋八十有三崇禎八年四月葬畢澤圩之新阡君桐鄉之政譚太僕言之甚詳在夷陵勒碑記之

者雷簡討何思也漵宦家把桐鄉富民之急以廢宅荒田易其美田宅富人子訟之權要爭爲宦家地君曰無傷也使各復其所稅閹增將抵荆也故王少宰篆醵金往迎之以請於君君曰閹至吾當以死拒之其可往迎乎閹瓜牙吏恣爲姦利率州民追而沉之江閹不敢問也君之爲吏其大事可記者如此銘曰

君之同時蓋有起乙科登西臺聳執氣焰傾動鄉里者矣不及百年高臺傾曲池平門無遺莠墓有牧豕視君之所得孰侈君之八十也余述

斯言以稱壽今又銘之於此嗚呼非夫人之銘
以告閩史不又百年而後

明故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知縣陸君墓誌

銘

君諱崇禮字孟敦其上祖治在勝國時始居嘗
熟君之五世祖諱潤爲浙江溫州府太守祖諱
一鳳福建泉州府同知卒於官父重科娶張氏
女生五子而君與中子大叅君問禮皆成進士
君家世仕宦高閔綽楔峻峙里門祖父老於諸
生門戶單薄君與大叅君蚤歲矜奮互相磨切

寒窻宿火燈影熒熒敲筆砥墨聲擊戛相應君
旣決起射策君歿而大叅君克趾厥美以歲君
事君之兄弟所謂能起家者也君初令閩之龍
溪據案判讀颯如風雨辟名橋令不洵而辨表
民謫吏皆捧手縮舌中貴人權稅於閩邑長吏
造門傳呼伏謁君譙訶門者趣入具賓主禮中
貴人心慙於君而邑中豪衞君執法飛謀釣謗
具草劾奏撫臣爲傳遽沮止其事得解而君行
意自如也已調溫州之平陽平陽當兵燹之後
歸流人復侵田畫饋運計算弊餘夜以繼日君

故有心悸疾遂不可爲卒於平陽之官寢萬曆
二十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三十一娶王氏子四
人曰某某女二人大叅君以天啓元年某月葬
君於虞山先人之兆次走書京師屬余以銘余
先世與君家比鄰突煙縷縷相接余王父舉嘉
靖己未進士逾年而卒而從祖祖父憲副公復
以乙丑舉進士後四十有餘年君家兄弟如之
兩家門第廢興慶吊錯迤俛仰里門陳跡宛然
故老過之無不愴歎憲副公之孫某實爲君壻
而大叅君與余篤厚不可以辭以志兩家之故

傳於閭胥亦余志也銘曰

猗陸氏美汾郁趾機雲比金玉君先鳴振前躅
歷巖邑作明牧罷民蘇闔尹服斥危疑移墊沃
名已飛身則伏大厥家宜式穀虞山宮龍澗曲
於萬年志陵谷

誥封中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孫君墓

誌銘

孫氏世居中州勝國時千一公官平江路錄事
司主事遂家嘗熟弘正閒西川先生諱艾攻詩
任俠爲沈啓南高足弟子鄧韞文度贊其畫像

曰開門延千里不羈之客赤手鑿百仞未闢之
之山里人至今傳之艾生小川先生諱耒耒生
三川先生諱七政亦以攻詩任俠有聞於時而
府君其中子也府君諱林字子喬與其弟諱森
字子桑羈貫成童爽朗玉立三川本秦川貴公
子自皇甫司勳王司寇以下莫不造門君兄弟
周旋杖函吐屬如流酒酣樂闋分韻賦詩刻燭
叉手倚待立就客無不停杯擊節以爲二陸兩
潘復出也稍長攻制科之業踔厲風發文采爛
然而又得一時通人若無錫顧端文里中趙文

毅爲之師聲名籍甚省試榜出三川必問甲乙
云何過此不復省視以爲不足以辱吾子也數
踏省門不見收三川家益落嘗爲詩曰割宅留
松徑開門借酒家被酒悲歌意若有不自得者
君兄弟視形聽聲竭心力以娛老賓客日進詩
酒不衰人皆曰幸哉有子也三川沒子桑與君
之伯子恭甫相繼舉於鄉君以諸生祭酒授高
郵州訓導會恭甫舉進士以刑部考滿君遂膺
封典如其官又十年少子光甫亦舉進士君以
恭甫三品晉封益榮顯矣又數年而卒當君盛

壯之時謂甲第可以契戾取已而數困鎖院家
貧親老人以爲君憂君眉宇軒翥籠蓋人上奮
髯樹頰里中少年莫敢陝輪視君者及其晚年
聲華烜赫于公之門日高翟公之客復至君自
念不逮其親抱枯魚靜樹之感歲時伏臘涕承
於睚而墨瘁其色也君天性孝友旣貴削衣損
食以收睦賑卹爲事甃道路成橋梁汲汲然如
有所不足者以其閒時花藥斥園圃親知故舊
岸幘談讌門徒業使鞬蔽上壽偃仰極意者二
十餘年斯可謂高朗令終備具五福者矣君旣

辱與先人游而余與子桑同舉交在紀羣之間
恭甫旣第先甫始見知於余余亟稱之君過余
而歎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君之知我子亦猶
我之自知也恭甫歿先於君一年而君之喪先
甫自泉來奔泉之民號咷歌思至於今未已君
之能知其子豈偶然哉君卒於崇禎十年四月
享年七十有四娶陳氏贈淑人子三人朝肅廣
東布政司右布政朝諧國子生朝讓福建泉州
府知府女三人孫男女十五人某年某月葬吾
谷之新阡往余有母之喪倒囊入息於質庫莫

有應者君呼恭甫之守藏者命趣與之余每讀
史至平原君母死無以發喪之事未嘗不潸然
出涕而歎君之能急我也今余離告訐之禍幽
於清室而光甫之乞銘也哀曰微夫子之言無
以葬吾先人也俯仰君父子間存亡今昔良有
足悲者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虞山大宮谷林小霍新阡之記姚史所作君每
讀之解顏盤礴今歸於斯魂魄所樂絳樹錯繡
丹丘塗艱從而父祖長游冥漠

東昌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宇熙字伯明其先嘗熟之石塘里人
也會祖諱寶祖諱萬齡父諱之麟歷官山東布
政司叅政君之祖中縣役家圯依婦家於無錫
叅政舉進士始來歸焉叅政娶蕭氏生四丈夫
子君其長子也君爲兒時孑身就傅鄰塾才孑
掉書囊失足墮河水中鄰翁沒而掀之乃得出
長益自力問學以國子生選授山東都司經歷
陞東昌府通判左遷魯王府審理致仕天啓二
年二月卒年五十有六妻譚氏子九人某年某
月葬於叅政橫瀝阡之昭穴叅政廉辨長者其

卒於官也東人巷哭以過車君初至父老皆歡
迎褰車帷相指目曰此故王大夫之子也君於
吏治精壯果敏曉暢法律署四縣曰章丘陽信
齊東堂邑署一州曰濮所至興利櫛垢若營其
家東人遮道邀留不肯聽去既去而歌思之曰
真吾王大夫之子也通判職治河是時黃河南
徙漕運梗咽議者紛然以復舊河爲言君極陳
泃溝之利當每歲疏濬以全力從事若分泃治
黃彼此牽掣則舊運必不可復而新河亦坐廢
此兩敝之道也于是開泃之議始定又移驛泃

口以耆漕事至今賴之蓋君之歷官其能績可
記者多矣而此其大者也君罷官歸斗粟尺帛
必與諸弟共從父弟死念仲弟之貧也以其子
爲之後君多男子衣食百須枝梧拮拾而能推
以與弟人尤以爲難也君於諸弟恣其友愛而
尤愛季弟宇春宇春好佛君亦晚而學佛疾旣
革修西方儀軌堅坐正定以求所謂往生者蓋
浹日而後沒銘曰

君初病墮鄭重謁余致幣肅拜携一卷書云將
死矣念子相於敢乞銘章以當楬槨死趣安樂

若禪定餘浮屠道人
有弗君如顧視人世
蟲蝗螻蛆盥饋沐浴
撒手來去孰愚孰賢
夢與幻與嗟我勞人
未忘歎譽斯言贅矣
以刻幽墟

天河公生壙誌

歐陽公記洛陽牡丹以謂天下真花獨牡丹花之鍾其美而見幸於人者也雖然鍾其美者天也王於姚妃於魏荆棘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雜然而品敘之則固繫於其所遭矣今天下獨重進士科以進士起家者譬如洛陽之花一出於畦塍則已享朱門幄帟之奉其繇它途者則

不能也夫進士之才美未必姚魏而它途未必皆荆棘也而世之品敘若是何哉天河公文翰端麗乎尹旁達其所鍾美矣鏃礪枯羽戰術藝之場掉鞅先登其見幸於人也不難矣然而遷延三北以年資入貢爲廣文於高郵於蕭爲令於廣西之天河卒致其事以歸斯非所遭之蹇而叢生於丹延褒邪之間者歟公在高郵御史檄署寶應縣湖泊多盜咸自首服十旬而城成其在天河四堡久沒於那夷馳片紙叱之侵疆來復嗟乎公遠宰蠻縣窮裔一隅猶能奮臂其

聞令得受疆圉之寄其肯喪師失地而以城與
虜乎國家逼遊資格使人才抑沒如此此不徒
爲公歎也公今年八十筋力方剛博奕談嘯濡
翰盡數紙偃僂俯躬不告劬勩子孫服儒攜嬰
坐膝還視同學少年射策甲科驟至迥顯而奄
忽物化有邈若隔世者矣洛陽之花棄置於丹
延褒邪之間尋芥不及或以久延而朱門幄帟
之中其萎落滋早人之見幸與造物之所護呵
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公自爲壽藏穿壙於先人
之墓側而狀其行以屬余曰及吾之身願有述
也公殆古人所謂達生者將與趙邠卿司空表
聖同游於千載之上余言之喟噫何足以發其
一笑乎噫亦以志余之感而已矣公諱志學字
希之姓薛氏稱天河從其官也今年萬曆四十
八年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墓誌銘八

浦君鎔先生墓誌銘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
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
之詞章流風餘韻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
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
作蓋百年于此矣如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
寓公也與君諱大治君鎔其字嘗之無錫人也
父諱應麒舉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娶于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詩文楷書法毆陽率更適勁有骨法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代宮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當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出流俗好書法名畫及雌彝兕敦之屬傾囊解衣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簾閣綈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凝塵滿座庸夫俗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歿君徙家虞山虞山多故家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以風流好客聞于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者客于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宦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于虞山其風致蓋與山人相彷彿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予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性耆讀書不憚泛濫于子家喜老莊于集家喜陶韋外是則旁行四句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考正鐘鼎彝器欵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巾椀杖游行山澤閒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門突煙不起彈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

世彥蔚爲名士所得東修羊一以奉君君以是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元年君八十有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簡點書用巾履若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九日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而以銘屬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爲文章無所鯁避君讀而亟稱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踏門而拜曰願以身後累子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以慰君也哉銘曰

世之盛也族墳墓聯朋友媿宮室同衣服如周官之所謂本俗者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于榮利遺民寓公幅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蹙蹙靡所騁辟地去國適彼樂土其孰適爲之主乎召彼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止乎嗚呼唏矣

張義卿墓誌銘

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禱於金碧山之神神傳語曰嘗熟趙公爲閻羅王以明年三月某日上弗可爲矣至期陳夫人果卒文毅亦沒於家其日時俱合而張

君浩字義卿者文毅之及門弟子也君力學修行博通古今以宿學碩儒自負年三十餘始爲諸生累困鎖院食貧仰屋鬱鬱不得志萬曆癸卯以病卒享年四十九沒之前數日喑不能言一夕忽語曰趙公辟我爲記室已表於上帝須命而往耳自述其七世往因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德祐初殉義者語訖復喑越三日又曰趙公已得請矣拱坐而逝君沒家貧益甚其妻錢氏撫其孤孫履端食荼攻蓼備所不堪後君二十八年年七十五而終君初沒時錢病不知

人兩日而蘇曰見君冥府甲第中冠服都甚與焉期曰待孺子立而來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沒實崇禎四年也又四年乙亥履端舉其柩合葬於君西山之阡而謁銘于余余惟神怪之說孔子所不語而儒者多諱言之雖然以文毅之剛強正直抑於羣小而君之深中篤厚老於諸生屈於生而申於死亦理之不可誣者且夫生而貴厚者其日短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文毅與君之徒可以無憾也三世之事信而有徵爲文毅與君者靈響昭

灼儼然明神則世之一夫九首凌厲恣睢者度不能無死其亦可以思懼矣乎爲世教計者惟恐神道之不章也何爲諱言哉余爲兒侍先君側識君修髯長身儀觀甚偉年十六七讀書山中君僕而過余以丈呼曰吾丈於今日爲絕倫于千古爲名世鄭重肅揖而去余少心易其言至今猶愧之履端又余門人也其忍不銘銘曰生無貴仕沒有神流光燾後趾厥孫來世可徵訊墓文

虞逸夏君墓誌銘

君諱時中字庸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蔣君竝爲童子師秦君家故饒于貲風流博雅善度曲鼓琴尤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人得秘書多用行書好寫篝燈勘讎老而不倦蔣君尤貧不能購書人閒多有之書皆手自繕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君與秦君游讀其所藏書幾遍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故里中言小學者繇蔣夏規言矩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余歸田訪問遺老秦君蔣君皆前沒矣獨夏君在乃備禮請與相見欲延致家塾不果又十餘

年而卒其子士瑚將葬君以余爲知君也請爲其銘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陸子善衛伯京鄧仲瑀之徒迄於今遂不能舉其名氏不及百年如君者豈復有知之者乎夫布衣修行白首耆艾之士國之老成鄉之祭酒世之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氣也世之降也宿素衰落後生小子無所師範詩書牆壁五經掃地流風本俗罕有存者鄉井若此朝廷亦然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山嘆息于子雲文舉流涕於伯喈豈徒以其人也哉余爲夏君誌於

秦君蔣君牽連書之庸告於鄉之士友以識吾憂云耳銘曰君爲人邁叔季身人師腹經笥性孝友寡求伎壽八十闕其二癸酉卒丙子殯墳三尺土一簣作銘詩詞無媿後千年樵牧辟

龔府君墓誌銘

龔氏自唐宋以來世居嘗熟之小山國初有諱瑜者徙居大河瑜之曾孫耀侗儻饒智略起家素封耀生邶邶卽君之父也君諱用賓字國光少落落負奇氣學儒不成爲農歲比不登乃辭

於父母肇往服賈嘗自淮上抵江陰江陰令方
試士袖筆入試已事而歸歸數日江陰人夜扣
門告君補博士弟子員家人怒其誑欲毆之君
笑應曰是也君之祖卽世家產中落田不足三
百畝君四分之擇其一以養父母而推其二以
予弟操持門戶稍得枝柱久之復嘆曰吾去農
而賈去賈而儒今爲儒復不足賴其長爲老農
乎盡棄所授田躬耕沮洳之地稅衣率作築場
穫稻釀酒召客縱飲盡醉歌田彼南山之詞以
終老焉君爲人峭直不容人過不爲厓岸斬絕

意闊如也又好平亭曲直扶弱禦強人以此多
歸之海忠介公撫吳性嚴重長吏見者皆頭搶
地君謁見白屯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昂首
抗辯忠介爲之俛首曰龔生經濟才也怨家訐
君於提學御史御史扶而遣之是日有村巫降
神走數里撫君背曰母恐事已得直君初不知
也鄉人驚相告曰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且
驅使鬼神矣君好手鈔古書尤嗜春秋左氏傳
以謂能疏通其義邑令有不禮于君者人嗾君
首其陰事君曰無庸將自及未幾令以墨敗富

人子奇其孫立本欲以女妻之君曰齊大非吾
耦也竟謝去焉其稱述經義好自引重多此類
也君年八十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配范氏少
君一歲先君十七年卒君卒之次年其子復澄
合葬於官蕩之新阡後三十年立本仕爲崇德
縣知縣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
銘曰

龔氏五世聚族而居有唐龍朔景才表閭曰識
曰沂世乘高車卓犖府君學不純儒高視闊步
佩玉長裾晏晏良耜藹藹逢廬嘯歌長寢其樂

晏如明德之後必復其初我銘匪諛以質幽墟

龔府君墓誌銘

余與龔子立本游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
戊午之六月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余聞
君故游于酒人觥籌交錯糺逖促數往往能困
其坐客則亦巧爲令章以當君君嘖感曰無多
酌我君當恕老人也余少寬之則又引滿舉白
賈勇而致師酬酢竟日數告困亦數求困人至
於回舟秉燭談笑極驩而罷余退而語立本曰
子之尊人非酒人也向者之游士女駢填絲肉

亂作吾觀其振襟危坐蕭然若屏居燕處此豈
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
立本曰吾父孝友敬恭內行淳至每聞談人過
惡輒掩耳而走嘗糶粟於人價浮一金亟封還
之信使未發爲之申旦不寐其介獨不苟皆此
類也晚年有未疾不良於行扶筴輿坐南榮偃
曝之暇與親知舉杯輒復頽然霑醉天啓丙寅
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君諱復澄字清之祖瑯
父用賓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配朱氏少於
君一年勤勞恭儉與君媿德後君一年卒是年

十二月合葬於官蕩祖塋之次葬之後七年用
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而朱爲孺人子三人
長立本今官南京刑部主事次務本正本銘曰
賦詩不求工資以寫真飲酒不辭醉用以全神
爲德不近名樹德不敢贏畜以遺其子孫虞山
之陽大河之濱尚其挈榼載酒以澆君之古墳

陳則輿墓誌銘

陳君於余二十年以長余少伉儷不可人意君
折輩行與游嘗語余曰里中貴人遇我多繆爲
恭敬時具酒食啗我我輒掉臂不顧公等多狎

侮人善嫚罵我顧喜從公等游不知其所以若
此者何也居久之君益窮落魄不得志以死余
時時念君輒省記其語君歿三十有四年其子
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於乎余何忍不
銘君也哉君諱三吾字則輿少孤貧爲諸生好
訪求里中耆舊故事殘碑齧翰一一撫榻藏弄
以資見聞賓筵客座遇故家子弟輒盱衡抵掌
劇談其祖宗譜牒羣從姻婭坊曲鄰竝無不愕
眙聳聽性滑稽多智委巷瑣碎與閭里銖兩之
奸不出門屏能周知之稗官小令村歌市語雜

出唇吻閒無所差擇輕薄少年爲風謠歌曲諷
切時事或譌傳出於君君亦欣然以爲能事初
不曰非我爲之也然君之爲人孝友易直不牟
利不宿怨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少夢前
身爲寒山寺僧每避不入寺已酉春舟過寺門
友人強之登焉入亡僧之室窻櫺床几宛如所
夢詢其卒之日則君以生意慘然不懌而出遂
以是年四月卒年五十三君之生也父方爲令
客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旣而悔之曰
柰何限若子以年乎更之曰百壽而君竟不登

下壽卒如命之始名君生平好傳述齊諧夷堅
怪異之事而此二事亦甚異後當有傳之者銘
曰
生無所羸騰厥口死何所傳視其友書此哀石
告未久

陳府君墓誌銘

余邑有兩明醫曰似虞周翁襟宇陳翁皆與余
厚善周翁晚而却杖徒步行里中見他醫乘肩
輿盛儻從必障面唾之曰鼠輩惡薄吾何曾見
顧愛杏如此顧愛杏者嘉靖中良醫也陳翁家

世通顯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二子皆登賢書
比封君矣其爲小兒醫村童里嫗篝燈扣門未
嘗以昏夜爲解長身偉衣冠遇華門圭竇僂僂
而入繩床土銼兒呱呱啼敗絮中便溲狼籍視
顛顛察乳哺腥臊垢穢未嘗蹙頰掩鼻也爲人
溫良樂易語言姁姁兒知孩笑應和人者皆匿
而近之故其所治療爲多以其所得具甘臠買
糗糒以奉老母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以相娛
說五十餘年如一日也崇禎八年翁卒年八十
三次年九月其妻范氏卒年八十一其子啓元

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
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嫻任恤內外無
閒言二子仕爲邑令詒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
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餬余口無以盜
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
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
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凌君凌老
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凌每言
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瘍而危中夜炷香而
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逝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
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秀眉黃髮誰
無嬰攜鳩車竹馬以遨以嬉天之報之亦旣勤
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繆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
親蒔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
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
頌者瞪目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有四娶於顧先君七年卒天啓三年合葬於虞山君之母吾外王父之從孫女君與余皆顧之自出也銘曰
死生大矣彌留之時孰能言笑如旅告歸生而爲善死則考終吾言若此以銘幽宮

王府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斯民也其將使之蝗梁黍藿居室封已而自爲乎抑亦欲其有補於斯人也古之聖賢勤身以憂世如列子之所云天民之窮毒憂苦危懼遑遽者其不自爲而爲人也天之所

使也若夫百年之間一介之士有離立崛起而食報於後者亦必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者也當其經營拮据之時途窮而道廣智蹇而願奢家無擔石妻子凍餓而恒思三族之人待以舉火窮年盡氣欲奮臂以與造物爭天雖閔之必重困之重困之而不已則天又不勝其閔時至事達若交手而相報焉北山愚公之謀平山也河曲之智叟聞而笑之操蛇之神告之於帝帝感其誠而遂焉繇此觀之世之所愚未必非智世之所智未必非愚也而封已自爲之徒矜其

目睫之智欲以沮止天下之爲善者而唯已之
從可不謂大愚也哉君諱嘉定爲吾邑甲乙族
有顯宦而君獨以孤貧起家計君之生平復先
墓僦故廬養孤嫠振危急凡所奮臂而爲之者
未嘗操奇贏權緩急量其力之可否以故舉事
輒大困少與其配陸孺人典衣縮食黽勉有無
孺人沒生計益落則仰給于子錢家償以倍稱
之息閒嘗仰屋竊嘆人謂君且悔是矣而君顧
爲之益力蓋君之二子皆有雋才君之勇於爲
人窮老而不已者以有二子也天啓甲子仲子

夢鼎舉於鄉君年六十一矣又三年丁卯伯子
夢鼎亦舉而君以是年八月卒又八年崇禎乙
亥仲子旣舉進士出宰烏程歸而與伯子合葬
君夫婦於北山之新阡而謁銘于余嗚呼君之
所爲窮遠託大落落難合世之爲智叟者孰不
環而笑君且用以爲誠而君顧不自悔而爲之
益力而卒以食報於後君之爲人則已太多矣
其自爲未可謂之太少也君之父夢神人詒之
兩鑪曰以是爲而孫遂以名其三子君之爲善
不已而食報於後神相之矣操蛇之神之告于

帝也固曰懼其不已也夫爲善而不已神將懼之又遑恤夫環而笑之者乎如君者斯可以立教矣夫銘曰
君之喪母牆翬敝穿吊者二人足音蛩然今之葬君冠蓋至止柩車首塗觀者罷市累累先壠兔穴狐丘負畚荷鍤保此一杯苑彼新阡開道樹碣旁置萬家中有雙闕詒而孫子告以兆語鼎鼎及鼎帝用錫汝勿謂善小天鑒在茲大書深刻著此銘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閒行荆鄖吳越閒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旣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爲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

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爲囑再三鄭重而卒
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
將禫矣初忠烈爲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
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
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
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爲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
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
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爲元朴憂而憂
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
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
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
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
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
譙樓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
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
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
聞吾母訃爲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
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
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儉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卽

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拯之繼室也訓導之爲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真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卽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祔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

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垞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之孝而誠也旣饋而公姑交賀華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腆洗歸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左右也周恭人病剗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之敬也生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太宜人朝齋暮鹽黽勉飲助數踏省門不見收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惇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闈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儉則少而操作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薺澤陳衣之夕醢醬猶在閣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之慈其似吾母也滋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子者乎秦君以

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
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
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况
于幽憂况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
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人之墓不已過
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
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
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
有之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
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之先出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塏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閒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銘皆曰真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嘗欲易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歛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之贈有孝婦之褒

天光下賁綽楔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

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

天子之愍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

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

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

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箴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
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之相
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
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
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
乎雖然宜人之于文起非猶夫人之夫婦而已
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之于鴻
鵠未孕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
之而不及見其遐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
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登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
吾孝廉而已浸假而操化權衆大政宜人亦必
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
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真竺
塢文孝廉哉宜人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
禽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寬默舉我知其亦若
是則已矣孟長之狀靜之之銘固曰真孝廉之
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
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
再閨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
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
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棻子曰秉太學生宜人
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
一子乘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
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王判而中分一爲鎮圭服御大君五采
五就繅籍續紛一爲蒼璧以禮天神旣降止
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孚尹竺塢之阡玉符
魂魄後于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
諱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
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祔府
君之墓趙爲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
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
孺人趣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
安之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爲
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
姑皆曰吾女兄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

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之產以安其子於
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誠
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
褫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
必慈汝勿謂不習爲吏以我爲師可矣逢申視
事箠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微聞呼
晷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爲候逢申罷慈谿歸色
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沒及官工部以數
言事觸忤世罔遺書問銘于余自傷爲子無狀
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爲之黯然傷悲嗟乎世

之惡子冥狠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
申猶自傷爲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況於余乎
又況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
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編書書其爲
婦爲妻爲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
君臣母子之間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
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
窮乎銘曰

教慈訓廉兮六載於慈昭我管彤兮百世之師
子孫駿發兮福祿鼎來鬱鬱佳城兮安寢埃之

贈孺人黃氏墓誌銘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黃氏黃氏世家歙之黃川與姚爲比鄰孺人少孤及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嚮言指使若嚴上然君病瘥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盃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游學廣陵之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眩運悶絕移時而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君負笈來歸帷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爲孺人猶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

日權厝孺人於歙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恩封父如其官而母贈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歙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欷歔流涕以爲美譚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戍生母以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生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其有能爲思孝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

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獲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洵洵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考諷議瑣闥抗論殿陛爲天子之諍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僇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慎乎無已則爲敘孺人之存沒與思考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竈以傳於後世而并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

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圭御而璧瘞母隕子孤珠產而蚌枯天胡不食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鄆皆弱冠取科第又先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妻鄆之母也儀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窻窺之端坐奮筆須臾蝟張嘆曰夫子其將有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

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
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
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謫求寧尋中考功法
荒邨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
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鄆舉
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
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
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鄆曰蝮
雖死其螫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
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

才儀部而歸之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
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
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沉幾遠識則學士
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神宗之世以廢籍
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
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
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
熹宗之世以鈞黨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
遷旁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
疑如當此之時違其氛祲不害其朝氣爲崇禎

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致戒其夫也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間可以觀可以風矣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蔬食然燈相向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卒四年九月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

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國史子五人鄆邾邾邾邾邾皆庶出女五人將合葬鄆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鄆曰丙丁之交竝遭閹難互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呼閹旣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茲石以告哀遂哭而受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孤子鄆啓先君之墓附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

嗟刻石信青史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公諱時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祔其夫之阡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齋暮鹽辛勤欣助叅政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皆從官舍蕭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舅至于篤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叅政公六子

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失吾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爲絺爲綌采采卷耳者皆尋嘗閨闈女子之能事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豈非以其克相內治有助于王化也哉叅政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相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乃爲銘曰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旣
生之亦有相之龜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
匪共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
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蜿蜒龍山萬木如茨
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徐氏父諱佶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
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
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
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

死倭難風雨漂搖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
勤以相其夫龜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
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
競而家聲不墮於光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
辛亥年七十有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
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
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
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
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
勵俗敏叔服習舊德又叅以臨川陸氏浦江鄭

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聳
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勅教誠而後退故其家之
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
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
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
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
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
罷民家鮮淑女園土之聚不恥而罪隸春臺之
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爲細故
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

銘曰

泉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爲母師煌煌
管彤千古爲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外齋所學集卷之五十一

外齋集卷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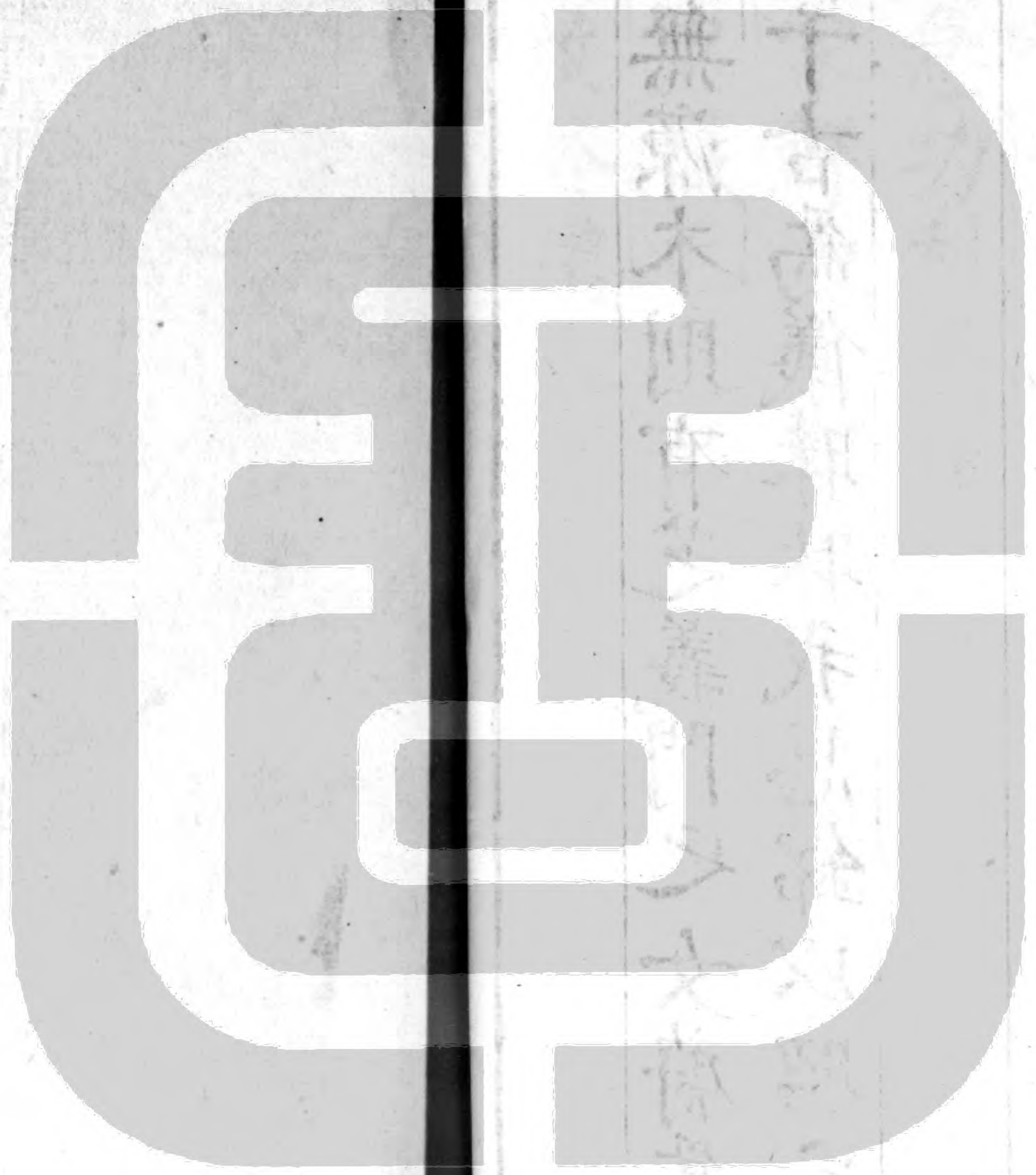
十一

[Faded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書册十寸餘

東豈無就木問年

繪日



書